

精彩发言 荟萃



绿色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



7月19日下午,绿色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论坛举行。本报记者 陈学慧摄

绿色金融大有可为

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在节能减排和经济转型的新时期,金融机构如何发展绿色金融、发挥绿色金融创新在促进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一是要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二是要创新服务产品;三是要提供更加便利化的金融服务。

尽快细化绿色产业目录

交通银行副行长寿梅生:环境恶化是各行业普遍面对的问题,绿色信贷是商业银行助力实体经济的抓手,也是商业银行不断创新个性化信贷产品的推动力。建议尽快细化绿色产业目录,形成可操作性强的绿色信贷操作手册。

别把投入环保产业仅看做社会责任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就像大排量车油耗大、资金密集型央企占用资金量大,其中有很大部分属于产能过剩。但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央企。银行对环保产业、对中小企业支持不够,有些甚至把这看成是社会责任。(本报记者 陈学慧整理)

生态工业与可持续发展



7月19日下午,生态工业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举行。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生态文明不止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更应效法自然生态的规律,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谐性、稳定性、创新性和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构造出新的社会生态。

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要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以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可承载为前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和谐社会。

节能是企业增效的好办法

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企业不能因为自身的蝇头小利而影响生态,节能是增效的好办法。中石化通过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节能减排管理,使该升的指标升上去了,该降的指标降下来了。(本报记者 吴秉泽整理)

共享绿色生态城镇化

本报记者 余惠敏

在19日的绿色城镇化论坛上,数十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绿色生态城镇化。
“我们建设新城镇,最开始像牛排,瘦肉肥肉和骨头都是大块的。后来发现,瘦肉肥肉交织在一起的和式牛肉,口感更好。”新加坡星桥国际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新加坡前教育部政务部长曾士生以形象的比喻讲述了其对绿色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和思考。
他所在公司与中国合作建设三个园区,最开始建设的苏州工业园“样子像牛排,一块一块,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都分得很清楚。苏州工业园很成功,但也留有遗憾。如每天有大量人员乘车在三大区域间流动,不够低碳。”借鉴苏州工业园的经验,他们在天津生态城和广州知识城的规划设计中,以居民的感受为根本,把自然的森林、水域都保留下来,每个小区都是混合型,确保配套都

在步行距离内。“让人们在同一个地方居住、生活、工作、娱乐,会增强小区的凝聚力,增加低碳出行,减少尾气排放。”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必须是坚强的,在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面前,能抗击热浪、缺水、暴雨等灾害的袭击。明年坚强城市全球论坛,我们希望纳入中国城市。”地方环境理事会ICLEI东亚秘书处创会理事康拉德·奥托·齐默曼表达了对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另一种关注。
高质量的城镇化需要解决人的问题和钱的问题。绿色城镇化建设,因为有更高的环境要求,需要更高的建设成本。资金如何解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推进绿色城镇化,需要金融的支持。中国必须推进金融改革,让金融产品更多覆盖城镇化建设。”他建议从战略层面考虑政策融资问题,通过贷款贴息等手段,让更多社会力量投入绿色城镇化建设。户籍制度也是城镇化中的一个难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城镇化一定会涉及户籍制度改革,现在的改革不是简单的顶层设计,而是利益的调整,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想取得共识很难。政策制定过程中会出现激烈碰撞。”
嘉宾们关注以人为本,也关注公平共享。外来人口和弱势群体能否享受到城镇化建设的成果,成为会上讨论的热点。
“很多人认为建大花园,把城市视觉绿色化就是绿色城镇化,这是认识误区造成的。应真正走出一条集约高效的城镇化道路。我们的城镇化不是为富人建花园,而要为3亿、4亿农民进城服务。”李铁说,城镇化的以人为本,要更多面对贫困人口和外来人口。面对几亿人口要进城的需求,如何建设最廉价的绿色城镇化,是一个重大问题。李铁认为,绿色城镇化需要进行成本分析,“要考虑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技术成本。要考虑经济成本,绿色城镇化需要更高的材料成

本,低收入群体的绿色城镇化成本怎么承担?要分析社会成本,要让更多人口进入花园大城市,改革成本非常大。还有技术成本,现在一些生态花园小区将大片面积用在围墙围上,是对城市交通的严重切断,是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的是缩小城乡差别的城镇化发展。”贵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魏定梅认为,绿色城镇化建设,除了关注大城市,还要关注小城镇、村庄的需求,要让城乡发展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李兰也表示,“绿色城镇化应该是真实城镇化,让流动人口也享受到城镇化的便利。”
公平共享的绿色城镇,将是我们生活的美好家园。
压题图片:贵阳十里河滩湿地公园恰似绿肺,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环境日益优美。 本报记者 张小影摄

“德国的教训对中国或有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 李春霞

“此次会议的召开让我想起,1987年,德国也正经历城市化转型的阵痛。为此,德国莱比锡市召开‘莱比锡国际生态论坛’,探讨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路径。中德两国产业起点极为相似,德国的教训对中国或有借鉴意义。”在“可持续的城镇化——中德城市面对面”专题座谈会上,德国莱比锡市市长博卡德·荣格开明义。
在资源型城市的生态改造方面,德国有何经验?河南省平顶山市委书记陈建生直接将问题抛给了几位德国市长。
“赫尔滕市是欧洲最大采矿区,平顶山市、枣庄市与德国赫尔滕市情况很相似,随着资源的枯竭,老工业区原有的就业岗位也减少。但是中国的能源结构仍然以煤炭为主,可否将更多精力投入煤的气化、液化技术研发,让煤炭变得更为清洁?赫尔滕市矿区消减后,我们开始探索如何将原有矿区区域用于新型工业发展,向新能源城市、教育之城发展。赫尔滕市对三个矿区都做了重新规

划,建立了氢研究中心、新物流中心,吸引手工业主落户。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北威州打造为新能源创新城市。”赫尔滕市副市长沃尔克·林德纳说。
“城市的转型也是人的转型。”山东省枣庄市副市长张兵认为,居民对城市规划的认同感最重要,对此博卡德·荣格十分同意,“工矿业消减后,鲁尔区规划是由公众参与的。如今,采矿区已经变为世界文化遗产。赫尔滕市的6万人口中有300至400个市民联合会,居民自己会购买风力发电设备,他们对生态发展的认同感至关重要。”
城市转型中最棘手的还是职业教育。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副总代表施泰格指出,“职业教育的不足直接增加了企业及企业的管理成本。尽管有成熟的‘学徒式’教育体系,但是德国企业高素质岗位人才仍然严重缺失,需要调动欧盟劳动力来补充。德国因此出台了《劳动就业促进措施》,以举国之力推动职业教育。为降低青年人高失业率,鲁尔工业区居民自筹资金建立基金会,为青年人的职业教育提供经费。”
“传统上,职业教育可理解为绝活的父子相传。为弥补综合大学教育的不足,中国今后可以创办更多的职业高中、职业本科甚至职业博士。”广西南宁市市长周红波说。

贵州省在建的“城市综合体”引起了德国客人的浓厚兴趣。柏林市经济技术和研究局环境政策经济创新和能源技术部负责人尤尔根·维图谢克建议,“建设城市综合体,贵州有生态的天然优势,完全可以走出不一样的路来。在欧洲的很多城市,例如柏林和莱比锡市,城市由分散的200多个功能独立的居民社区组成,我们称之为‘邻里单元’,居民在本地就业、看病、上学,对自己所处的‘邻里单元’很有认同感。贵州可以借鉴德国‘邻里单元’结构,在生态脆弱、环境敏感区域,发展功能完善的山区小镇。”



布依族民居青砖四合院错落有致。



湾滩河从孔雀寨村口流过。本报记者 余惠敏摄

布依情歌唱响七夕 青山绿水生态盛宴

走马孔雀寨

本报记者 余惠敏 吴秉泽

从贵阳出发,驱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贵州省龙里县羊场镇走马村孔雀寨。走马村是一个布依族聚居的行政村,而孔雀寨则是其中一个五六百人的自然村。我们到达孔雀寨的时候,这里细雨绵绵,行人不多,颇有几分静谧之感。清亮的湾滩河从村口潺潺流过,浓云薄雾缭绕在远处连绵不断的山头上。
“这是在建的戏台,建好后,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布依族的歌谣。”羊场镇纪委书记陈刚刚指着村口一个四四方方的石质平台告诉我们,布依族喜欢唱歌,这里已经举办了4届

“布依情歌节”,被贵州省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华布依歌谣生态研究基地”。
沿着硬化的水泥路走进村寨,我们听到了布依族村民唱出的情歌。
“吃了早饭后,哪时等得露水干?露水不干也要走,不见老表心不甘。”64岁的村民王永茂在农家院子里悠然自得地唱完一首情歌,又拿出一本《龙里布依情歌选》给我们看,书里选了好几首他创作的情歌。
“情歌节是2008年开始的,在农历七夕举办,每一届都有三天,项目有情歌比赛,还有拔河、抓鱼、书法等比赛。”王永茂说,情歌节扩大了孔雀寨的知名度,吸引了很多游客。“游客来了,能听歌,能吃到无公害的蔬菜和鱼鲜,都很高兴。我家的农家乐,一年能挣七八千,比种地收入高。农家乐做得最好的是我侄子家,一年纯利能有五万多。”
吸引游客的不仅有布依族的歌谣文化,也有青山绿水的良好生态环境。“布依族有保护环境的传统,几十年前就立了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王永茂说。
在孔雀寨的一个路口处,我们找到了这块立于1988年的石碑,上面刻有村规民约,注明了“严禁放火烧山”、“不准乱砍滥伐”等各项规定。近几年,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孔雀寨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了。“村

里修了分类处理的垃圾箱,垃圾都得到无公害处理;家里都用电饭锅取暖,不烧柴草,山上植被也保护得更好了。”王永茂对这样的变化感到很满意。
在孔雀寨中漫步,绿意满眼,传统的布依族民居青砖四合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山脚下,配着不时响起的悠远歌谣,让人感受到何谓“诗意的栖居”。
“走马村主要民族为布依族,勤劳朴实的布依族群众长期积累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原始朴素的生态文明生活理念。如今,布依族自给自足、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保存下来了,循环、安全、生态无害化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推广。2007年以来,我们还整合了政府提供的多部门项目资金1200余万元,完善了全村农田道路水利设施,修建了不少旅游设施,近年来孔雀寨游览的游客已达到2万人,年旅游收入200余万元。”羊场镇党委书记宋华说。
今年走马村孔雀寨被列为全省100个民族风情旅游村寨之一,这让他们对孔雀寨的未来更加充满期待。



更多信息请扫此码